

公刘诗草

目 录

代序：印刷时代的最后一株银桦	刘粹 1
作者自序	1
不是没有我不肯坐的火车	1
此生	4
红玫瑰小集(组诗选七)	8
闰八月	8
咏腊月二十九夜瑞雪	9
七朵红玫瑰	9
舍利	10
一种心情	11
还是那一种心情	11
三月已老	12
姑苏画外音(组诗八首)	13
园林夜思	13
沧浪亭	13
盘门小曲	14
笈致唐诗人张继先生	15
钟声遐想	16

玄妙观谒本命尊神有感	17
无虎的虎丘	18
三千剑传奇	19
石头档案(组诗七首)	21
墓石	21
独脚人之石	21
干河槽之石	22
圆明园燧石	24
别一种顽石	24
绝句:花岗岩变成了残忍的石料	25
石人石马轶事	26
枯叶蝶	27
水果系列(组诗五首)	28
苹果	28
香蕉	29
脐橙	29
荔枝	30
水果刀	34
城墙上的谷浆树	36
大病初愈,读许以祺摄影作品《天葬台》	37
西部蒙古(组诗选十)	38
鹰王巡狩	38
鹰王神课	38
蒙古褶	39
蒙古斑	40
马头琴	40
王媪当年	41

唐诗转世灵童	41
五当召	42
拜访包音贺喜格	43
鹰王寓言	43
三虫吟	45
自寿五章(组诗五首)	46
拒绝	46
冷藏	47
病中吟	48
羊水	49
外面的世界	50
五种集中的方式及其过程(组诗五首)	52
芭蕾是怎样集中的?	52
一指禅是怎样集中的?	53
诗是怎样集中的?	54
民主是怎样集中的?	54
0是怎样集中的?	55
黄山外围(组诗五首)	58
昱	58
百丈泉	58
初探桃花溪	59
人字瀑	59
干涸的人字瀑	60
流浪	61
塞车	62
黑凤蝶	63
朝云墓	64

九寨沟脉络(组诗选六)	65
白马	65
五色经幡	67
彳亍密林,吊唁一株死因不明的银桦	69
被掘翻了的老树茔	70
福地偈语	72
密宗珍珠滩	73
凤凰	75
歌唱石头	77
没有对手	79
有怀	80
致青杏	81
隔着冥河(组诗选二)	83
和《文化大革命》	83
和《未来》	84
羊年问答	85
世纪末	86
人质	87
沉默	89
在我的手掌上	90
谒黄兴蔡锷墓	92
爱晚亭	93
张家界	94
勐峒河上的七只天鹅	95
屈子祠	97
谁曾听说过那声音	99
站牌传奇	100

冷风景	102
野草	104
读《诗经》	106
天使岛	107
暮	108
海狗山眺海	110
圆	111
告别自由神	113
老兵节	114
俯瞰富士山	116
梦蝶	117
琴鱼	119
无名的雅布赖	121
水墨画：皖南黟县西递村古民居	123
莱辛憩园	124
月亮从东方追来	125
池畔老者	126
黑色新闻联播(组诗选二)	127
哈雷彗星	127
挑战者号	129
舟行闻鼓	132
磐陀石	133
舍身崖断想	134
梵音洞	135
黄埔白兰	137
海瑞墓	138
天涯海角	139

荒谬的椰子树	140
厦门:郑成功肩头月	142
咏歛砚	144
六个乐章的海洋组诗	146
第一乐章:钱塘潮	146
第二乐章:舟山岛	147
第三乐章:黄浦滩	149
第四乐章:古商港	151
第五乐章:相思海	153
第六乐章:中华魂	154
山葡萄素描	157
桅子花忆旧	158
芭蕉问答	160
竹林日记	162
三月	164
远去的帆影	166
满井	168
伊犁河谷	169
狂风.....碾压着一株向日葵	173
龙门渡	175
美丽的孤岛	176
噩梦的肖像	178
粉碎性音乐	179
瘦西湖	181
平山堂	182
花棒(二首)	183
雷鸣二重奏	185

小三峡印象	187
大上海	189
无弦琴	197
解剖	199
铁器时代的开始	201
我不是孤雁	202
骆驼	204
红柳	206
嘉峪关	207
赠人	208
读罗中立的油画《父亲》	209
豺狼、猎人和圣者	212
无题	213
华表的传说	215
伤口	218
寄冥	219
关于《摩西十戒》	225
竹间	227
骨灰盒上的阴风	228
绳子	230
从前我们是诚实的	232
上访者及其家属	235
回答	241
刑场	247
哎,大森林!	250
假如.....	251
车过山海关	253

沉思	258
白花	261
皱纹	262
家乡	263
封闭	264
羊皮筏子	265
夜宿古香林	267
在黄河支流的支流上	268
唢呐和叶笛	269
我不知道,也不否认	271
羞涩的希望	272
迟开的蔷薇	273
致黄浦江	274
上海夜歌(一)	275
登景山	276
兵士的面容	277
因为我是兵士	278
姑娘在沙滩上逗留	279
风在荒原上游荡	280
运杨柳的骆驼	281
鲜血与诗歌	282
夜半车过黄河	283
五月一日的夜晚	284
致中南海	285
夜闻木鼓	286
西盟的早晨	288
山间小路	289

炊烟	290
谒侦察兵墓	292
格朗和情歌	293
茶园情歌	294
第一个傣族士兵	296
和平	298
送你一枚刺	299
我们,是真理的据点	300
撒但	301
倒败的城	303
火焰	304
自画像	305
附录一:公刘晚近诗论两篇	306
忧患、悲悯及沧桑感	306
诗是宗教	309
附录二:公刘诗歌创作记略	317
附录三:部分友人赠诗	321
云南云	邵燕祥 321
无题	黄永厚 323
致公刘	王沛东 325
盲人	廖亦武 327
海的意念	塞 风 329
致公刘	刘 章 331
大家的心情都一样	沙 克 332
也是一种饥饿	李云鹏 334

一座走动的大自然	(中国台湾)罗 门	336
默默,读你滴血的脚印	[泰国]岭南人	340
公刘永在	李 耕	342
公刘的胡须	高 平	343

代序：印刷时代的最后一株银桦

——谨以此短文献给父亲

刘 粹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一位时在天津部队的读者诗赠父亲：“公刘，祖国伤口一个最苦涩的细胞。”诚哉斯言！

但父亲却偏于这苦涩中催生了执著与坚韧，修度出坦荡与率真。从“修眉是不甘收敛的翅膀——/有什么样的痛苦将它灼伤？”（公刘：《自画像》）到“飞！飞是目的飞是手段飞是生存的全套证件……”（公刘：《一种心情》），从“一朵云飞进来——/带着深谷底层的寒气，/带着难以捉摸的旭日的光彩”（公刘：《西盟的早晨》）到“既然历史在这儿沉思，/我怎能不沉思这段历史？”（公刘：《沉思》），从“我愿把我比作一滴水，小小的一滴水，/我要反射出你全部的辉煌永恒的阳光！”（公刘：《致中南海》）到“由于心底的爱情，由于灰烬中爆发了新的火花，/青海，我愿意忘掉那西伯利亚……”（公刘：《赠人》），从“翎毛曾有过清狂的啸声，/哦，我渴望自由的航程！”（公刘：《回答》）到“草原鹰是草原王徽。//他只是绝对拥有真正的王者气度，/风神凜然，游弋所至，肃静回避，教一切四脚的和两脚的生物自惭形秽”（公刘：《鹰王巡狩》）……毕其一生，以豪迈激情，以大爱赤诚，以血泪歌哭写诗。诗，才是公刘的第一生命！

翻开书页，这充满特质的勃勃生命便向你我劈面走来，挥洒着或清新灵动或沉郁雄浑的不竭诗情……

书名《公刘诗草》，个中正蕴藏着父亲一生的美学追求：质朴，强韧，生机盎然，它天生属于民众属于大地属于自然。此言绝非虚饰。回想父亲的第一部诗选集，即选定书题为《离高原上草》，是可引为佐证。同时，我认为，它又隐喻了父亲一生为诗为文为人的标的：自省，坦然，低调，对于昨日的铅字，永不自满，常怀遗珠之憾；更期许鞭策自己，冀望于未来：不被纷披的白须白发干扰视线，“步伐虽零乱 四蹄却生烟”（公刘：《一种心情》）“只听良心在呐喊 再跑一圈！再跑一圈！”（公刘：《还是那一种心情》）然而，父亲他太累了，这“更美、更好”的期许，终成永世的遗憾……

不必讳言，在如今瞬息万变，各种资讯“爆棚”的网络时代，公刘显然已属于落伍者。直如1992年65岁时他自己诗中的意象：一株遗世而独立的银桦。一派孤高，木叶落尽，历尽风霜，也拒绝仆倒。我想，作为印刷时代一株苍劲的银桦，父亲已然伴着墨渖的芬芳，走进了历史。相信这历史的声音将永远活着，同时也将沉默，因为，他“愿听新的歌；/听新歌，是最大的快乐”（公刘：《鲜血与诗歌》）。

这已是一部天人永隔的诗选集。父亲生前未能闻到她油墨散发的芳香。述说缘由只能是述说病历。父亲的。我的。

这已成为我内心一道不泯的伤口，深夜的静谧中被思绪轻轻一碰，总能听到创口绽裂的“嘶嘶”痛响。

.....

还是回归于诗罢：

疾病是医生们虚拟的故事。诗人的死就是诗人的生。

2005年1月 合肥

作者自序

承主编犁青先生雅嘱,《诗世界丛书》邀我加盟一册,这对于像我这样百病缠身,来日无多的老人而言,能赶在大限之前再见到自己的一本书,无疑是极其愉快的消息。只不过,女儿刘粹却要受累了,因为,所有与此有关的繁难与琐屑,必然又照例落在了她的肩上,真是难为她了。在这方面,我的确是自私的。为此,我除了开宗明义表示对丛书主编和出版社责编的感谢外,有必要特别申明:谨以此书献给我的好女儿——刘粹。事实早已证明,设若没有她,这世上肯定早就不存在我了,岂能奢谈什么编书出书!

如此说来,作者本人,岂不是白吃干饭了么?——也不尽然。

我想,我还是多多少少出了一点力气的罢。首先,是起了个书题:公刘诗草。为什么要既曰诗又曰草?这就得稍加解释了。自来我就认为,我的诗作,大抵都是些类乎野草的东西,粗粝顽贱,只配扎根于旷野,任风吹雨打,牛啃马踏,自生自灭。正如一介布衣,原本就不指望能登皇裔贵胄的华堂,我自然也就从未做过拿什么顶级大奖的迷梦。但,另一方面,确又小有私愿,即,经过必要的最后定稿(假如还来得及的话),再经过严酷的时光淘洗,其间的少数篇章,兴许能有幸获得后世平头百姓的某种呼应。但愿如此。

其次,在编目问题上,如何选定,孰取孰舍,我也发表过若干

意见。无须隐瞒，对刘粹搬出来的大大小小十几本拙著，还有近年的一堆零散手稿，说长道短，两人的看法固然不可能绝对一致，但，总的说来，父女间的合作还是很愉快的。我明白，站在我面前的她，毕竟是一位有事权有眼光的选家，这个带有某种权威性的身份，毋宁应该受到我的特别尊重。所以，我请她自行拟定方案，然后再由双方磋商；所幸在此过程中，并未产生过任何原则分歧，相反，倒是有着不少共同的或者近似的“遗珠之憾”，比如，限于篇幅，有几首从历史角度看不妨被认为是比较重要的长诗，像《姐姐》、《哀诗魂》、《星》、《海颂》等，只得一概割弃，这是我们，尤其是作者本人心有不甘的。

刘粹慎重提议，目录应该倒着编，先向读者展示今天的老头儿公刘，随后把镜头推向昨天的小伙子公刘。她说，这样，读者先端详了新面孔，再扭头去审视旧相识，在作出比较的同时，自然也就不难明白，那些多出来的皱纹是缘何刻上去的，而那些青春鬓丝又是怎么失踪了的。我听了，立即拍手叫好：这也是一种倒计时嘛！有趣！当然，由于年湮代远，加上变乱剧烈，发轫于四十年代的那股涓滴细流，例如1940年的《悼张明》、1943年的《春水，她晶莹的眼泪……》等等，早已断乎难以寻觅了。无疑，这都是些永世难赎的缺欠。

我写诗近六十年了。只是愈到后来，我才愈明确了两桩事：一是决不可学某些倡导过狂飚精神的诗人，后半辈子大开倒车，基本上变成了颂圣承欢的高级清客；二是最好能坚持到老，以证明，一个诗人的诗情枯竭与否，并不完全取决于他的年龄，当然，实在写不出特色来，也万万不可敷衍成章。

针对诗界现状，我倒觉得，应该在不断汲取外国有益营养的同时，着意强调善待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乃至元人小令晚清新声，以纠正尾随洋人，亦步亦趋，染头发、贴胸毛式的偏颇。我

本人正是这样探索的,至于成败得失,那是另一个问题。同时,只要自己的健康情况允许,我将一如既往,用我的现行方式、照我的现有速度写下去,好坏优劣,同样是另一个问题。

百年诚易逝,浮生却非梦。环顾周身,我的惟一武器,就只剩下我的童心了。而我的童心,又恰恰是我的诗心,也是个人的自豪,女儿的欣慰,和朋友们的理解和宽容之所在。

我要自己告诫自己:珍重吧,公刘! 奋斗吧,公刘!

1998. 10. 15 撰于合肥